

第三十一天_犯罪小說家_保羅·克利夫_九九藏書

read.99csw.com/book/10377/374624.html

99%

第三十一天

第三十一天

天——啊！

乖戾的藍精靈，你怎麼樣，乖戾的藍精靈？

還好嗎？是的，是的，你很好！

天啊，你還覺得很好，天——啊！

過去這幾個星期，病情發展到了第四階段。第四階段啊！你居然真的在經歷第四階段了，你能想象嗎，你參加了互助小組，那裡的人們像是在競賽一樣，一個說：「我比你先感受到壓抑。」另一個說：「我比你更憤怒。」或者說：「我是最先接受的，而你一直在抗拒。」

桑德拉昨天回家後，帶了些藍色藥丸，說是能讓你感覺好受一些，穩定你的情緒。老實說，你並不想吃，然後你又想，你知道個什麼？你得一次性把藥全吃了。你想這麼做，但桑德拉又不會一下子都給你，她按時讓你服藥，每四個小時兩片，她會監督著你，甚至叫你張開嘴說「啊——」，好知道你沒有把藥積攢起來一次性吞掉。今天上午你感覺好了一些，下午更好一些，晚上還要好！你在好轉！你真的在好轉！看來阿爾茨海默病是可以治癒的，不然那些患了老年痴斂的人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。

是時候快速發布好消息和壞消息了。好消息：您非常確定診斷有誤，你什麼事也沒有。這不是個好消息，這簡直是個天大的喜訊！這是你能給自己最好的消息了，而它正在發生。你不再是乖張暴戾的藍精靈了，不再是嗜酒如命的藍精靈了。

壞消息：沒有壞消息。

伊娃今天過來了。

她把嘻哈瑞克一人丟在了家裡。

她是一個人過來的。

她過來時帶著幾本婚紗雜誌和從網上下載列印的禮服照片。她像打開話匣子似的不停地說著好消息——是的，更多的好消息——她問的地方都沒有人取消預訂，不過有一個教堂有一天無人預訂，所以結果就是：他們將在六個星期以後結婚！這件事要寫在「狂人日記」的第七十天。你、我、我們都翹首以待。儘管你的禮服才穿過六年，但你也會置辦一套新的。伊娃是這麼說的，桑德拉也是這麼說的。

你今天又開始修訂《燃燒的男人》了。就你一個人在家，桑德拉這個星期工作很忙，她在替一個老師打官司，因為他吻了另一個男人，這男人是他的同事。照片被傳到網上後，他就被解僱了。很多家長投訴一個同性戀老師正在教他們孩子科學課，所以學校終止了與他的合同。在這個國家，同性戀並沒有那麼遍及，但總會時不時地露出醜陋的一面。你無法理解同性戀者，他們往往

比我們更注重外表，衣著考究、久經世故。要是他們是異性戀，所有的女人都會拜倒在他們的牛仔褲下，你就永遠娶不到桑德拉了。桑德拉忙於事業，你的病情日漸好轉，日子又恍如回到了過去，只有你的音響發出更嘹亮的音樂。你修訂稿件的感覺像是被施展了魔法，若不是你戰勝了病魔，你肯定不會有這樣的感覺。很有可能，你只是被誤診了。

好消息：另外兩瓶杜松子酒出現了。你把它們藏在車庫裡，今天上午被你找到了。你待會兒會慶祝一番，大醉一場。不過你在吃藥，本不該喝酒的，但如果你想喝就喝吧。還有個好消息，如果你不能戰勝、戰勝、戰勝阿爾茨海默病，那麼婚禮的賬單也不會讓你如此焦慮了。

壞消息：你領悟到了桑德拉的真實想法：為你置辦一套考究的禮服不只是為了婚禮，每個垂死的人最終都需要一套壽衣，不是嗎？

「你不記得昨天的事了嗎？」艾瑞克問他。

戶外，他們倆身邊走過一群人，正由一個藝人帶領著唱歌。藝人每個星期會來療養院兩次，他彈著吉他，演奏著一組校園老歌，傑瑞很喜歡，但他更願意聽音響播放，因為歌詞會唱得更加婉轉嘹亮，鼓點震撼，電吉他和薩克斯的伴奏高亢而激進。他喜歡這種演奏的方式，可以讓靈感不斷迸濺出來。至於那人的演奏，好像這首歌是一艘悠悠的百年老船似的。前門附近停著一輛麵包車，一個維修工在修理外燈。傑瑞心想，這輛車的副駕上坐著一隻狗，所以躲在後座上偷偷溜出去的話不太可能。太陽剛露出臉，還不太熱，但很快就會熱起來的，多數人都只穿著短袖。上午十點，他剛剛起床，還沒有吃早飯。艾瑞克的問題讓他忽然意識到他從未回想過昨天，他應該記住一些東西。每當有人對他說他忘記了某段時間時，茫然失措感就會襲來。他們繼續走著，他看到了一本備忘錄，他之前用過，覺得挺有用。他在哪兒？對了，酒店。不不，這兒不是，他沒在旅行，這裡是療養院。他的名字叫傑瑞·格雷，他沒有未來，過去也即將消逝。他的妻子不來探視他，她提出了離婚，和他在一起生活簡直度日如年。

傑瑞點點頭。「當然記得。」他說，隨後他意識到自己根本不記得，「是不是有什麼難忘的事？」

「前天呢？」

這次他搖了搖頭。

「貝琳達·穆雷。」艾瑞克說，「這個名字對你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？」

「貝琳達·穆雷？」傑瑞思索著，讓這個名字在他的記憶里一層一層過濾，但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。

「應該有什麼特殊意義嗎？」

艾瑞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了：「也許沒有。今天上午感覺怎麼樣？」

「我感覺很好。」他知道這是標準答案，意味著他至少還記得怎麼在社會中為人處世。他還知道，半小時前他睡醒了，覺得有點兒糊塗。他忽然想到自己還沒有問候艾瑞克，倒顯得他忘記了最起碼的社交禮儀。於是，他馬上問候他。

「我很好，夥伴。」艾瑞克答道。

這時傑瑞記起了其他事情：「創作方面呢？」

「還好。」艾瑞克說，傑瑞這樣問他，讓他顯得很興奮。傑瑞也很興奮，因為他記起了以前的事情。「我受到一些事情的啟發。其實我真該好好謝謝你，謝謝你在創作方面給我的建議。」

傑瑞心中納悶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建議：「你在寫護理員的故事嗎？」

「哈。」艾瑞克拍拍他的後背說，「有點兒接近了。我得去工作了，你也去吃早餐，準備一下，因為你有客人要來。」

「桑德拉和伊娃嗎？」

「很抱歉，不是的，夥伴。」

臨近中午時，客人終於來了，原來是兩個警察，這讓他有點兒失望。他想，不過總比會計來要好些。為首的警察做了自我介紹，他叫丹尼斯·梅厄，不過一點兒也不像傑瑞認識的丹尼斯；另一個人叫克里斯·雅各布森，反倒是他更像是丹尼斯而不是克里斯。他們告訴傑瑞昨天他們過來看過他，他差一點兒脫口而出說他們是騙子，因為昨天他們根本沒有來過，再三思量，又覺得他們可能到過這兒，現在他覺得他們越來越眼熟了。談話是在一間空著的臥室里進行的，以前住著的病人死了。傑瑞猜，也不可能有人在這裏好起來。臥室里有五個人：兩個警察、艾瑞克、漢密爾頓護士，還有他——傑瑞·格雷，一名犯罪小說家。

他們都坐了下來，他覺得這裏不單是一間無人居住的臥室，倒更像是間審訊室。兩個警察坐在他正對面，他左邊是艾瑞克，右邊是漢密爾頓護士。他覺得焦慮起來，覺得應該讓律師來的。

還沒等他問這是幹什麼，梅厄就探過身子，開始問話：「貝琳達·穆雷這個名字跟你有關係嗎？」

貝琳達·穆雷。傑瑞把這個名字和記憶中的面孔連接起來，像電視節目中對指紋進行掃描那樣對這些面孔進行掃描，一張一張的面孔閃過，他沒有得到任何配對的信息。然而，他又覺得有一絲熟悉：「我知道這個名字。」

「你能跟我們說說她嗎？」梅厄問。

他想，但是又說：「我……不能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她是誰。」

「你剛剛才說你知道這個名字的呀？」雅各布森說。

「我知道，但是……」他又把這個名字和記憶中的面孔做了配對，「我只是不知道從哪裡開始。」

「這可能是我的錯。」艾瑞克說。大家都看向他，除了傑瑞，他正盯著兩個警察，兩個警察又惱火地看著艾瑞克。艾瑞克接著說：「我今天上午早些時候問他是不是知道這個名字。對不起，可能……」

「你難道不應該問嗎？」梅厄問。

艾瑞克聳了聳肩：「他的記憶可能是從那時開始的。」

「你說得沒錯，你真不應該這樣做。」梅厄說。

「為什麼不能這麼做？」漢密爾頓護士瞪大眼睛看著梅厄，「是傑瑞告訴了我們這個名字，然後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你們。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揭開真相，結果你們坐在那裡，擺出一副像是我們做錯了事情的姿態。」

「你說得對。」梅厄說，「對不起，感謝你們的幫助。然而，正是因為他前兩天對你們提及她的名字，所以我們才會在這裏。他的記憶是從哪裡開始的？」

傑瑞不喜歡被人議論，就像他不存在這個房間里，或者是個毫無靈魂的物品。「誰是貝琳達·穆雷？」他問。

他們看著他。

「我不知道她是誰。」他說。

「也許該讓他看看照片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。

雅各布森點點頭，打開放在膝頭的文件夾，拿出一張照片遞給傑瑞。這是一張八英寸寬、十英寸長的照片，上面是個金髮碧眼的女人，臉上掛著美麗的笑容，彷彿鄰家女孩一般。她二十五六歲的光景，會成天幻想著形形色色的男人排起長隊約她幽會。傑瑞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，他知道了。

「你們以為我殺了她？」他說。

「你為什麼會這麼想？」梅厄問。

「偵探先生，我也許是真的神志不清，但還不至於對這麼明顯的東西無動於衷。這是……」說著，他伸開雙臂，向他們示意這個房間里的一切，「這是在審訊。這個女孩死了，所以你們找到這裏來。對於她的死，我很遺憾，真的很遺憾。但我不認識她，更沒有傷害她。」

「這是因為——」梅厄說了一半，看見漢密爾頓護士沖他擺了擺手，便沒再作聲。

「我來跟他解釋一下。」她說。

梅厄看了看自己的同伴，他聳聳肩，意思是說「為什麼不呢」。

漢密爾頓護士挪了挪椅子，好讓自己面對著傑瑞，她用雙手抓住他的手，身體向前傾。她的呼吸撲面而來，帶著咖啡味。她用的香水和他小姨子的一樣，不過他不記得他小姨子的名字了，也不記得他上一次想起她是什麼時候，但他能記得她的模樣，並且下意識地覺得她也出謀劃策讓桑德拉離開他。他能想象出這幅畫面：她們倆坐在沙發上，蹺著二郎腿，飲酒聽歌。桑德拉說，真是太難了。她的妹妹說，桑德拉還年輕，完全可以重新再來，把傑瑞一腳踢開，找個比她年紀小一半的男人。突然，他巴不得他們給他看的是他小姨子的照片，而不是一個陌生人。

「傑瑞，你感覺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心不在焉的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。

「我很好。」他告訴她。

「你確定？」

他猶豫了幾秒鐘：「我已經好多了。」

「要是你感覺太緊張了，就告訴我，好嗎？」她說。

「你能繼續說了嗎？」梅厄問。

她沒有理會他。「好嗎，傑瑞？」

「要是我感覺太緊張了，就告訴你。我會的。」他說。桑德拉和她妹妹的形象淡出了他的腦海。

「你還記得你在哪兒嗎？」

這個問題太簡單了，他無須多想。他們一定以為他太笨了所以才問他這個問題。但他轉念又想，說不定只是為了檢驗一下。「我當然知道。我知道我是誰，我知道我在哪裡。我在一家療養院，因為我有老年痴呆症。我被丟在這兒，因為我妻子決定和我離婚，不讓我留在家裡。我來這裡是因為『阿爾茨船長』接管了我的身體，有時候我會溜出去。」

「『阿爾茨船長』又他媽的是誰？」梅厄問。

「他是這樣稱呼阿爾茨海默病的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。她轉過身面朝著傑瑞，雙手依舊握著他的手：「你還記得你是做什麼的嗎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「告訴我。」

「我以前是寫書的。」他說，「我寫了十本書。」

「你寫了十三本。你還記得兩天前的事嗎？當時你坐在花園裡。」

「十三本？你確定？」

「花園，傑瑞。」

他曾在花園裡逗留過不少時間。今天他去過，昨天和前天也去過。如果每一天都在相互複製，那麼要如何將它們區分開來？

「記不清了。」他說。

漢密爾頓護士看也不看兩個警察，她把一隻手收到身後，另一隻手豎起食指，做出一個不要說話的手勢。「你在花園裡采玫瑰花，你還記得嗎？你說你在幫忙，你說你以前就這樣幫鄰居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問。他不記得鄰居，不記得兩天前發生的事，不記得他寫了十三本書，他只記得寫了十本。

「我拉著你的手，坐在樹蔭下。我喂你喝水，然後聊了一會兒。你還記得我們都聊什麼了嗎？」

「玫瑰？」他問，這是他猜的。接著他回味著她所說的話，想著他以前是做什麼的，「是有關書的事。」

「他什麼都不記得了。」梅厄說著，伸手鬆了松領帶，語氣很是懊惱。傑瑞心想，他在小說里可能塑造過很多暴躁的警察，他們會喝很多咖啡，老婆換了又換，最終落了個骨折的下場。房間在逐漸回暖，這得歸功於他們五個人的體溫。他想離開這兒，不只是離開這間屋子，而是離開療養院。他想回家。

漢密爾頓護士惱火地瞪了一眼梅厄，又看看傑瑞。傑瑞一點兒也不想被這樣的目光注視著。「傑瑞，你還記得蘇珊嗎？」

傑瑞歪著腦袋皺起眉，用力咬了咬牙。當然，他記得蘇珊，她是第一個。他發現她的門沒有上鎖，記得自己走進她家，輕輕地不發出一絲聲音。「你是怎麼知道她的？」

「沒事的，傑瑞。」她說著，攥緊了手，「給我們講講蘇姍吧。」

他搖了搖頭。

「相信我，傑瑞，你應該相信我。」

「是『珊』。」他說。

「這就對了。」

他壓低聲音，悄聲說：「在警察面前講？」

「他們是來幫助你的。」

他看看他們，這兩個男子也回望著他。一個領帶歪斜的，另一個沒有系領帶。兩個人鬍子拉碴的，絲毫沒有想幫助他的意思。「我一定得講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既然這樣說了，這就是命令。漢密爾頓護士就是這樣，哪怕他完全忘了她，他也會對她言聽計從的。

他恢復了正常的聲音：「我小時候就認識蘇姍了，她總是把『珊』寫成『姍』。她以前住在我們街道上，我——」他轉頭看看漢密爾頓護士，「我一定要繼續說下去嗎？」

「不用，傑瑞，你不用了。因為蘇姍根本不存在，她是你書中虛構的一個人物。」

「她是——」他說不下去了。把「珊」寫成「姍」的蘇姍只活在書里。傑瑞腦子裡的神經短路了，現在，他就坐在電腦前，絞盡腦汁地為人物取名，他既想標新立異，又不想讓它聞所未聞。給主角確定名字太難了，因為名字必須和人物嚴絲合縫地貼合起來，一個好名字會使人物感覺更加真實。

他記得寫過的情節，寫到結尾，又返回去重新批閱增刪。他記得每一個細節，彷彿就是在昨天辛苦地在電腦上敲出來一樣。他記得借蘇姍的視角描繪過一個場景，接著又將它刪除了。之後，他接著往下寫，經過了編輯校對、封面設計，最後在一個黃道吉日里出版。那時，他已經在創作下一本書了。他明白漢密爾頓護士的意思了，他虛構了蘇姍，她只不過是用文字堆積起來的形象。她的存在只是出於創作的需要，出於娛樂的需要，出於支付抵押貸款的需要。

「傑瑞？」

他轉頭看著漢密爾頓護士，她也回望著他。「她是書里的人物。」他說，「有時我以為她活在現實世界里。」他向警察指明了這一點，又適宜地笑了笑，好像這裏的人都是朋友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，只是一個誤會罷了。不過這並沒有什麼用，若說有什麼用的話，那就是他更像個瘋子了。他知道瘋子是什麼樣的，看到他們的表現就知道了。

「但貝琳達·穆雷是現實世界中的人。」梅厄說。

「傑瑞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，她的手仍然握著傑瑞的手，「前兩天我們坐在花園裡時，你對我說起過貝琳達，你還記得嗎？」

「是書中的貝琳達。」他裝得信心十足，她肯定也是書里虛構的人物，只是自己記不住了。

「我剛剛才說——」梅厄說，但又看到漢密爾頓護士看了他一眼，就不作聲了。

「不，不是書里虛構的人物。」她對傑瑞說，「貝琳達是一個真實的人，你跟我談到過她。」

他在傑瑞·格雷的記憶庫里搜尋了一遍，沒有找到匹配的人：「你確定嗎？」

「這樣沒有用。」梅厄說，「依我說，乾脆把他帶到警局，在那裡問話，我們有資深的審訊人員。」漢密爾頓護士看了看他，這一次他沒有退縮。「好了，連你都能看出來了，這隻是在浪費時間。」他說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傑瑞問。

她轉過身面對著他：「傑瑞，蘇珊並不存在，這一點你可以明白，對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他說。他已經犯過一次錯誤了，有點兒不好意思，他發誓再也不犯同樣的錯誤了。

「她不是唯一一個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，「在你來到這兒的一年中，你——」

「等等，等等，等一下。」傑瑞搖了搖頭，「你說錯了，我來這裏還沒滿一年。我來這裏——」他看著艾瑞克，沖他聳起肩膀，「多長來著？頂多兩個月！」

「有一年了，」艾瑞克說，「準確地說是十一個月。」

「不。」傑瑞想站起來，但漢密爾頓護士還握著他的手，他只好又坐回去。「你騙我。」他說。

「好了，傑瑞，冷靜一下。」

「冷靜？你們都在糊弄我，叫我怎麼冷靜？」

「你在這裏已經一年了，傑瑞。」她鏗鏘有力地說。

「但是——」

你是傑瑞·格雷，你患有阿爾茨海默病，這病就像你的老朋友一般了。你怎麼可以爭辯？你怎麼能和漢密爾頓護士爭辯？她的話就是聖旨。

「你確定？」他問。

「是的。」她說，「在這過去的十一個月里，你始終在這裏，你已經坦承了很多罪行。」

「老兄，你第一次說那些話時，每個人都大吃一驚。」艾瑞克說，「漢密爾頓護士要打電話報警，但你說的故事很耳熟。我很喜歡你的書，是你的書迷，很快我就明白了，你是在複述書中的情節。」

「你來到這裏以後，坦承了很多虛構的罪行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。

「它們對你來說太真實了。」艾瑞克說。

「前兩天我們在花園裡，你講了一個故事。」漢密爾頓護士掃了一眼照片，傑瑞知道她要說什麼了，通常電視劇和電影剛演到四分之一時他就能猜出結局了。所以現在他神志不清才經歷了四分之一的階段嗎？還有，他的「狂人日記」究竟在哪兒？

「你對我說你殺了一個女孩，你說你認識她，但你沒說是怎樣認識她的。你還記得嗎？」

他完全不記得了，他努力回想，但很難。他隱約知道有什麼人告訴過他，他努力回想著，試圖想抓住一些片段，好像能繩緊他的大腦肌肉一樣。但是什麼都沒有，大腦一片空白。「我記得花園，」他說，「還有……還有一隻兔子，沃利。」

「你刺死了她。」梅厄說。

「那隻兔子？」

「貝琳達·穆雷，你殘忍地殺死了她。」

傑瑞站了起來，漢密爾頓護士把手搭在他的膝上。「等一下，傑瑞，就算梅厄警官的所作所為有些過分，可這是你告訴我的呀。你說你半夜敲她的門，她給你開了門……你打她，然後你……」她說著，把視線移到別處。他知道她沒有說出的話是什麼，但他還是想知道她要怎樣說出口，「強奸了她，然後刺死了她。你把這些都告訴了我。」

「但是，要是過去一年我一直待在這裏——」

「你只是在這裏等著被判刑。」梅厄說，「過幾天就要被槍決。」

「什麼槍決？」

「夠了，警察先生。」漢密爾頓護士說，回頭看著傑瑞：「想想那個女孩吧，傑瑞。」

但他不想想那個女孩，因為根本就沒有女孩。這個叫貝琳達·穆雷的女孩只不過是他筆下的人物，和其他人物一樣栩栩如生。「什麼槍決？」

「沒有槍決，傑瑞。」漢密爾頓護士平靜地說，「你還記得那個女孩嗎，貝琳達？你還記得來這裏之前見到過她嗎？那是一年前的事了，再看看照片。」

他沒有看照片。「你們肯定隱瞞了我一些事情。」他說，這話顯然是衝著房間里的所有人說的。

「拜託了，傑瑞，回答這些問題，這兩個人就可以走了。」

他又看著照片，這個金髮的女孩、迷人的女孩、死去的女孩、陌生的女孩。可是……「當我想到蘇姍時，就好像我認識她，但這個女孩……」他的話音逐漸低了下去，「問題是她看起來似曾相識，卻覺得很陌生，但我確實認識她。名叫——我以前聽說過這個名字。我是什麼時候聽到的來著？」

兩個警察都在盯著他看。他在回想他剛剛都說了些什麼，真希望自己什麼也沒有說。他希望桑德拉在這裏，她會支持他的。

「我們認為他有必要跟我們走一趟。」梅厄對漢密爾頓護士說。

「有這個必要嗎？」她問。

「到了這一步，我覺得很有必要。」梅厄說，但傑瑞並沒有顯得害怕。

他們倆都站了起來。「我要不要戴手銬？」傑瑞問。

「那倒不必。」梅厄說。

「我可以玩警笛嗎？」

「不行。」梅厄說。

他們走出房間。「你和我一起去嗎？」傑瑞問漢密爾頓護士。

「我會到那兒找你的。」她說，「我會打電話叫上你的律師。」

他猶豫了片刻：「你可不可以跟警察說說，讓我玩警笛？」

「不要逼我們給你戴手銬。」梅厄說。

「警察先生——」漢密爾頓護士說。

梅厄聳聳肩：「我不過是開開玩笑。走吧，咱們離開這裏，這地方真叫我毛骨悚然。」